

中国翻译家译丛

楊必

译

名利场

Vanity Fair

[下]

[英国] 萨克雷◎著
杨 必◎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翻译家译丛

楊必

名利场

Vanity Fair

[下]

（英）萨克雷著
杨必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三十六章 全无收入的人怎么才能过好日子

我想,在我们这名利场上的人,总不至于糊涂得对于自己朋友们的生活情况全不关心,凭他心胸怎么宽大,想到邻居里面像琼斯和斯密士这样的人一年下来居然能够收支相抵,总忍不住觉得诧异。譬如说,我对于琴根士一家非常的尊敬,因为在伦敦请客应酬最热闹的时候,我总在他家吃两三顿饭,可是我不得不承认,每当我在公园里看见他们坐着大马车,跟班的打扮得像穿特别制服的大兵,就免不了觉得纳闷,这个谜是一辈子也猜不透的了。我知道他们的马车是租来的,他们的佣人全是拿了工钱自理膳食的,可是这三个男佣人和马车一年至少也得六百镑才维持得起呢。他们又时常请客,酒菜是丰盛极了;两个儿子都在伊顿公学^①读书,家里另外给女儿们请着第一流的保姆和家庭教师。他们每到秋天便上国外游览,不到伊斯脱波恩便到窝丁;一年还要开一次跳舞会,酒席都是根脱饭馆预备的。我得补充一句,琴根士请客用的上等酒席大都叫他们包办。我怎么会知道的呢?原来有一回临时给他们拉去凑数,吃喝得真讲究,一看就知道比他们款待第二三流客人的普通酒菜精致许多。这么说来,凭你怎么马虎不管事,也免不了觉得疑惑,不知道琴根士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琴根士本人是干嘛一行的呢?我们都知道,他是照例行文局的委员,每年有一千二百镑的收入。他的妻子有钱吗?呸!她姓弗灵脱,父亲是白金汉郡的小地主,姊妹兄弟一共有十一个人。家里统共在圣诞节送她一只火鸡,她倒得在伦敦没有大应酬的时候供给两三个姊妹食宿,并且兄弟们到伦敦来的时候也得由她招待。琴根士究竟怎么能够撑得起这场面的呢?我真想问问:“他至今能够逍遥法外,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去年他怎么还会从波浪涅

^① 英国最贵族化的公立学校。

回来呢？”他所有别的朋友一定也在那么猜测。去年他从波浪涅回来，大家都奇怪极了。

这里所说的“我”，代表世界上一般的人，也可以说代表可敬的读者亲友里面的葛伦地太太^①。这种莫名其妙靠不知什么过活下去的人，谁没有见过？无疑的，我们都曾和这些好客的主人一起吃喝作乐，一面喝他们的酒，一面心下揣摩，不知道他是哪里弄来的钱。

罗登·克劳莱夫妇在巴黎住了三四年后便回到英国，在梅飞厄的克生街上一所极舒服的小屋里住下来。在他们家里作客的许许多多朋友之中，差不多没有一个肚子里不在捉摸他们家用的来源。前面已经表过，写小说的人是无所不知的，因此我倒能够把克劳莱夫妇不花钱过日子的秘诀告诉大家。不幸现在的报纸常常随意把分期发表的小说摘录转载，所以我觉得担心，要请求各报的编辑先生不要抄袭我这篇情报和数字都绝端准确的文章。既然发现内中情节的是我，出钱调查的是我，所得的利润当然也应该归我才对。如果我有儿子，我一定对他说，孩子啊，倘若你要知道有些毫无收入的人怎么能过得那么舒服，只要常常跟他们来往和不断寻根究底的追问他们。不过我劝你少和靠这一行吃饭的家伙来往，你需要资料的话，尽不妨间接打听，就像你运用现成的对数表似的就行了。信我的话，倘若自己调查的话，得花不少钱呢。

克劳莱夫妇两手空空的在巴黎住了两三年，过得又快乐又舒服，可惜这段历史，我只能简单叙述一下。就在那时，克劳莱把军官的职位出卖，离开了禁卫队。我们和他重逢的时候，唯有他的胡子和名片上上校的名衔还沾着点军官的气息。

我曾经说过，利蓓加到达法国首都巴黎不久之后，便在上流社会出入，又时髦，又出风头，连好些光复后的王亲国戚都和她来往。许多住在巴黎的英国时髦人也去奉承她，可是他们的妻子很不高兴，瞧着这个暴发户老大不入眼。在圣叶孟郊外一带的贵人家里，她的地位十分稳固，在灿烂豪华的新宫廷里，她也算得上有身份的贵客。克劳莱太太这么过了好几个月，乐得简直有些飘飘然。在这一段春风得意的日子里，大概她对于丈夫日常相与的一群老实的年轻军官很有些瞧不起。

① 莫登(T. Morton, 1764—1838)的《快快耕田》(Speed the Plough)一剧，在1798年出版，剧中有一个从未露面的角色叫葛伦地太太(Mrs. Grundy)，现在已经成为拘泥礼法的英国人的象征。

上校混在公爵夫人和宫廷贵妇们中间，闷得直打呵欠。那些老太婆玩埃加脱，输了五法郎便大惊小怪，因此克劳莱上校觉得根本不值得斗牌。他又不懂法文，对于他们的俏皮话一句也不懂。他的妻子天天晚上对着一大群公主屈膝行礼，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好处，他也看不出来。不久他让利蓓加独自出去作客，自己仍旧回到和他气味相投的朋友堆里来混，他是宁可过简单些的生活，找简单些的消遣的。

我们形容某某先生全无收入而过得舒服，事实上“全无收入”的意思就是“来路不明的收入”，也就是说这位先生居然能够开销这么一个家庭，简直使我们莫名其妙。我们的朋友克劳莱上校对于各种赌博，像玩纸牌，掷骰子，打弹子，没一样不擅长，而且他经过长期练习，自然比偶然赌一两场的人厉害得多。打弹子也和写字、击小剑、吹德国笛子一般，不但需要天赋的才能，而且应该有不懈的研究和练习，才能专精。克劳莱对于打弹子一道，本来是客串性质，不过玩得非常出色，到后来却成了技术高明的专家。他好像了不起的军事家，面临的危险愈大，他就愈有办法，往往一盘赌博下来，他手运一些也不好，所有的赌注都输了，然后忽然来几下子灵敏矫捷得出神入化的手法，把局势挽回过来，竟成了赢家。凡是对他赌博的本领不熟悉的人，看了没有不惊奇的。知道他有这么一手的人，和他赌输赢时便小心一些，因为他有急智，脑子又快，手又巧，别人再也赌不赢他。

斗牌的时候他也照样有本事。到黄昏初上场的时候他老是输钱，新和他交手的人见他随随便便，错误百出，都不怎么瞧得起他。可是接连几次小输之后，他生了戒心，抖擞起精神大战，大家看得出他的牌风和本来完全两样了，一黄昏下来，总能够把对手打得服服帖帖。说真的，在他手里赢过钱的人实在少得可怜。

他赢钱的次数那么多，无怪乎眼红的人，赌输的人，有时说起这事便要发牢骚。法国人曾经批评常胜将军威灵顿公爵，说他所以能常胜的缘故，无非是意外的运气，可是他们不得不承认他在滑铁卢之战的确要过一些骗人的把戏，要不然那最后的一场比赛是赢不了的。同样的，在英国司令部，有好些人风里言风里语，总说克劳莱上校用了不老实的手段，才能保赢不输。

当时巴黎的赌风极盛，虽然弗拉斯加蒂和沙龙赌场都正式开放，可是一般人正在兴头上，觉得公共赌场还不过瘾，私人家里也公开聚赌，竟好像公共赌场从来就不存在，这股子赌劲没处发泄似的。在克劳莱家里，到黄昏往往有有

趣的小聚会，也少不了这种有危险性的娱乐。克劳莱太太的心地忠厚，为这件事上很烦恼。她一谈起丈夫好赌的脾气就伤心得不得了，每逢家里有客，她总是唉声叹气的抱怨。她哀求所有的小伙子总不要挨近骰子匣。有一次来福枪联队里的葛里恩输了不少钱，害得利蓓加陪了一夜眼泪。这是她的佣人后来告诉那倒楣的输家的。据说她还向丈夫下跪，求他烧了债票，不要再去讨债。她丈夫不肯。那怎么行呢？匈牙利轻骑兵团的勃拉克斯頓和德国汉诺伐骑兵团里的本脱伯爵也赢了他那么多钱呢！葛里恩当然不必马上付钱，不妨过一个适当的时期再说，至于赌债，那是非还不可的。谁听说过烧毁债票呢？简直是孩子气！

到他们家去的军官多数年纪很轻，因为这些小伙子都爱追随在克劳莱太太身边。他们去拜访一次，多少总得在他们的牌桌上留下些钱，所以告别的时候都垂头丧气的拉长了脸。渐渐的克劳莱太太一家的声名便不大好听了。老手们时常警告没经验的人，说这里头的危险太大。当时驻扎在巴黎的第一——联队的奥多上校就曾对联队里的斯卜内中尉下过劝告。有一次，步兵上校夫妇和克劳莱上校夫妇碰巧都在巴黎饭馆吃饭，两边就气势汹汹的大声吵闹起来了。两位太太都开了口。奥多太太冲着克劳莱太太的脸打响指，说她的丈夫“简直是个骗子”。克劳莱上校向奥多上校挑战，要跟他决斗。到他把“打死马克上尉”的手枪收拾停当，总司令已经风闻这次争辩，把克劳莱上校传去结结实实的训斥了一顿，结果也就没有决斗。倘若利蓓加不向德夫托将军下跪，克劳莱准会给调回英国去。此后几个星期里面，他不敢赌了，最多找老百姓玩一下。

虽然罗登赌起来手法高明，百战百胜，利蓓加经过了这些挫折之后，觉得他们的地位并不稳。他们差不多什么账都不付，可是照这样下去，手头的一点儿款子总有一天会一文不剩。她常说：“亲爱的，赌博只能贴补不足，不能算正经的收入。总有一天那些人赌厌了，咱们怎么办呢？”罗登觉得她的话不错；说实话，他发现先生们在他家里吃过几餐小晚饭之后，就不高兴再赌钱了，虽然利蓓加会迷人，他们还是不大愿意来。

他们在巴黎生活得又舒服又有趣，可是终久不过在偷安嬉耍，不是个久远之计。利蓓加明白她必须在本国替罗登打天下；或是在英国谋个出身，或是在殖民地上找个差使。她打定主意，一到有路可走的时候，就回英国。第一步，她先叫罗登把军官的职位出卖，只支半薪。他早已不当德夫托将军的副官了。

利蓓加在不论什么应酬场上都讥笑那军官。她讥笑他的马(他进占巴黎时骑的就是它),还讥笑他的绑腰带,他的假牙齿。她尤其爱形容他怎么荒谬可笑,自以为是风月场上的老手,只当凡是和他接近的女人个个爱他。如今德夫托将军另有所欢,又去向军需处白瑞恩脱先生的凸脑门的妻子献勤儿了。花球,零星首饰,饭店里的酒席,歌剧院的包厢,都归这位太太受用。可怜的德夫托太太并没有比以前快乐;她明知丈夫洒了香水,卷了头发和胡子,在戏院里站在白瑞恩脱太太椅子背后讨好她,自己只能一黄昏一黄昏陪着女儿们闷在家里。蓓基身边有十来个拜倒在她裙下的人来顶替将军的位置,而且她谈吐俏皮,一开口就能把对手讥刺得体无完肤。可是我已经说过,她对于懒散的应酬生活已经厌倦了,坐包厢听戏和上馆子吃饭使她腻烦;花球不能作为日后衣食之计;她虽然有许多镂空手帕,羊皮手套,也不能靠着这些过日子。她觉得老是寻欢作乐空洞得很,渴望要些靠得住的资产。

正在紧要关头,上校在巴黎的债主们得到一个差强人意的消息,立刻传开了。他的有钱姑母克劳莱小姐病得很重,偌大的遗产快要传到他手里,因此他非得急忙赶回去送终。克劳莱太太和她的孩子留在法国等他来接。他先动身到加莱;别人以为他平安到达那里之后,一定再向杜弗出发。不料他乘了邮车,由邓克刻转到布鲁塞尔去了。对于布鲁塞尔,他一向特别爱好。原来他在伦敦欠下的账比在巴黎的更多,嫌这两大首都太吵闹,宁可住在比利时的小城里,可以安逸些。

她姑妈死了,克劳莱太太给自己和儿子定做了全套的丧服。上校正忙着办理承继遗产的手续。如今他们住得起二楼的正房了,不必再住底层和二楼之间的那几间小屋子。克劳莱太太和旅馆主人商量该挂什么帘子,该铺什么地毯,为这事争得高兴。最后,什么都安排好了,只有账没有付。她动身的时候借用了他一辆马车,孩子和法国女佣人坐在她的身边一齐出发,旅馆主人夫妇,那两个好人,站在门口笑咪咪的给她送行。德夫托将军听说她已经离开法国,气得不得了,白瑞恩脱太太因为他生气,也就生他的气。斯卜内中尉难受得要命。旅馆主人准备那妩媚动人的太太和她丈夫不久就会回来,把他最好的房间都收拾整齐,又把她留下的箱子细细心心的锁好,因为克劳莱太太特别嘱咐他留心照看的。可惜不久以后他们把箱子打开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

克劳莱太太到比利时首都去找丈夫以前,先到英国去走了一趟,叫那法国

女佣人带着儿子留在欧洲大陆。

利蓓加和小罗登分手的时候两边都不觉得割舍不下。说句实话,从这小孩子出世以来,她根本不大和他在一起。她学习法国妈妈们的好榜样,把他寄养在巴黎近郊的村子里。小罗登出世以后住在奶妈家里,和一大群穿木屐的奶哥哥在一起,日子过得相当快乐。他的爸爸常常骑了马去看望他。罗登看见儿子脸色红润,浑身肮脏,跟在他奶妈旁边(就是那花匠的妻子)做泥饼子,快乐得大呼小叫,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阵做父亲的得意。

利蓓加不大高兴去看她的儿子。有一回孩子把她一件浅灰色的新外套给弄脏了。小罗登也宁可要奶妈,不要妈妈。他的奶妈老是兴高采烈,像生身母亲似的疼他,因此他离开她的时候扯起嗓子哭了好几个钟头。后来他母亲哄他说第二天就让他回奶妈那儿去,他这才不哭了。奶妈也以为孩子就会送回去,痴心等待了好些日子,倘若她知道从此分手,告别的时候一定也觉得伤心。

自从那时候起,就有一帮胆大妄为的英国流氓混进欧洲各个大都市去招摇撞骗,我们的这两位朋友,可以算是第一批骗子里面的脚色。从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一八年,英国人的日子过得实在富裕,大陆上的人对于他们的财富和道德非常尊敬。现在大家知道英国人有名的会斤斤较量和人讲价钱,据说当时他们还没有学会这套本领,欧洲的大城市也还没有给英国的流氓所盘踞。到如今差不多无论在法国和意大利哪个城市都有我们高贵的本国人,一看就是英国来的;他们态度骄横,走起路来那点架子摆得恰到好处。这些人欺骗旅馆老板,拿了假支票到老实的银行家那儿去诳钱,定了马车买了首饰不付账,和不懂事的过路客人斗牌,做了圈套赢他们的钱,甚至于还偷公共图书馆的书。三十年前,只要你是英国来的大爷,坐着自备马车到处游览,爱欠多少账都由你;那时的英国先生们不会哄人,只会上当。克劳莱一家离开法国好几个星期以后,那一向供他们食宿的旅馆老板才发现自己损失多么大。起初他还不知道,后来衣装铺子里的莫拉布太太拿着克劳莱太太的衣服账来找了她好几次,还有皇宫街金球珠宝店里的蒂拉洛先生也来跑了六七回,打听那位问他买手表镯子的漂亮太太究竟什么时候回来,他才恍然大悟。可怜的花匠老婆给太太当奶妈,把结实的小罗登抚养了一场,并且对他十分疼爱,也只拿到在最初六个月的工钱。克劳莱一家临行匆忙,哪里还记得这种没要紧的账目,所以奶妈的工钱也欠着。旅馆老板从此痛恨英国,一直到死,提起它便狠狠毒毒的咒骂。凡是有过往的客人住到他旅馆里来,他就问他们认识不认识一个克劳莱

上校老爷——他的太太个子矮小,样子非常文雅。他总是说:“唉,先生,他欠了我多少钱,害得我好苦!”他讲到那次倒楣的事件,声音真凄惨,叫人听着也觉得难受。

利蓓加回到伦敦,目的在和丈夫的一大群债主开谈判。她情愿把丈夫所欠的债每镑中偿还九便士到一先令,作为他们让他回国的条件。至于她采取什么方法来进行这棘手的交涉,这里也不便细说。第一,她使债主们明了她丈夫名下只有这些钱,能够提出来还债的数目再也多不出了。第二,她向债主们解释,如果债务不能了结的话,克劳莱上校宁可一辈子住在欧洲大陆,永远不回国。第三,她向债主们证明克劳莱上校的确没有弄钱的去处,他们所能得到的款子决没有希望超过她所建议的数目。那么一来,上校的债主们一致同意接受建议;她用了一千五百镑现款把债务完全偿清,实际上只还了全数的十分之一。

克劳莱太太办事不用律师。她说得很对,这件事简单得很,愿意不愿意随他们的便,因此她只让代表债主的几个律师自己去做交易。红狮广场台维滋先生的代表路易斯律师和可息多街马那息先生的代表莫斯律师(这两处是上校的主要债主)都恭维上校太太办事聪明能干,吃法律饭的人都比不过她。

利蓓加受了这样的奉承,全无骄色。她买了一瓶雪利酒和一个面包布丁,在她那间又脏又小的屋子里(她办事的时候住这样的屋子)款待对手的两个律师,分手的时候还跟他们拉手,客气得了不得。然后她马上回到大陆去找丈夫和儿子,向罗登报告他重获自由的好消息。至于小罗登呢,母亲不在的时候给她的法国女佣人叶尼薇爱芙丢来丢去的不当一回事。那年轻女人看中了一个加莱军营里的兵士,老是和他混在一起,哪里还想得着小罗登呢?有一回她把孩子丢在加莱海滩上自己走掉了,小罗登差点儿没淹死。

这样,克劳莱上校夫妇回到伦敦,在梅飞厄的克生街上住下来。在那里,他们才真正施展出本领来;上面所谓没有收入而能过活的人,非要有这种能耐不可。

第三十七章 还是本来的题目

最要紧的,我们先得描写怎么能够不出钱租房子。出租的房屋分两种:一种是不连家具的,只要吉洛士的铺子或是班丁的铺子肯让你赊账,你就能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思把屋子富丽堂皇的装璜陈设起来;第二种是连家具出租的,租这种房子,为大家都省事省麻烦。克劳莱夫妇愿意租的就是这一种。

鲍尔斯在派克街管酒窖当听差头脑之前,克劳莱小姐曾经雇过一个拉哥尔斯先生。他生长在女王的克劳莱庄地上,原是本家花匠的小儿子。他品行端方,举止庄重,相貌长得整齐,小腿生得匀称,因此渐渐从洗刀叉的打杂做到站在马车背后的跟班,一直升到掌管酒窖和伙食房的总管。他在克劳莱小姐府上做了几年管事,工钱又大,外快又多,攒钱的机会也不少,便公开说要和克劳莱小姐以前的厨娘结婚。这厨娘相当有体面;她有一架轧布机,附近还开了一家小小的菜蔬铺子,靠着过活。事实上他们好几年前就秘密结了婚,不过克劳莱小姐直到看见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才知道拉哥尔斯先生成亲的事。这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七岁,老在他们厨房里,引起了布立葛丝小姐的注意。

此后拉哥尔斯便退休了,亲自掌管着那菜蔬铺子。除掉蔬菜以外,他又卖牛奶、奶油、鸡子儿和乡下运来的猪肉。大多数退休的管事都开酒店卖酒,他却只卖乡下的土产。附近一带的管事们都和他相熟,而且他又有个舒服的后客厅,夫妇俩常常招待他们,所以他的同僚中人替他销去不少牛奶、奶油和鸡子儿;他的进益也就一年比一年多。他不声不响一点儿一点儿的攒钱,年年一样。梅飞厄的克生街二百零一号本来是一位弗莱特立克·杜西斯先生的公馆。这屋子很舒服,陈设也齐备,为单身汉子住家最合适。这位杜西斯先生出国去了;他这屋子的永久租赁权,连屋子里高手匠人特制的富丽合用的家具,都公开拍卖。你道出钱的是谁?竟是却尔斯·拉哥尔斯!当然,其中一部分

的钱是他出了高利钱从另外一个总管那里借来的,可是大部分的钱都是自己拿出来。拉哥尔斯太太一旦睡上了镂花桃心木的床,眼看床上挂着丝绸的帐子,对面摆着大穿衣镜,衣橱大得可以把他们夫妻儿女一股脑儿都装进去,那得意就不用说了。

当然他们不准备永远住在这么讲究的房子里。拉哥尔斯买了房子是预备出租的。找着房客之后,他又搬回菜蔬铺子里去住。他从铺子里踱出来,到克生街上望望他的房子——他自己的房子——看见窗口摆着石榴红,门上装着镂花的铜门环,在他也是一件乐事。房客的听差有时懒洋洋的在栅栏旁闲逛,碰见他总对他非常尊敬。房客的厨娘在他店里买菜蔬,称他为房东先生。只要拉哥尔斯高兴打听,房客做什么事,吃什么菜,他都能知道。

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快乐的人。房子每年的租金非常可观,因此他决计把儿女送到像样的学校里去受教育。他不惜工本,让却尔斯到甘蔗庐斯威希退尔博士那里去上学。小玛蒂尔达呢,便进了克拉本区里劳伦铁纳姆大厦佩格渥佛小姐开的女学堂。

克劳莱一家使他致富,因此他爱他们敬他们。店铺的后客厅里挂着他女主人的侧影,还有一幅钢笔画,上面是女王的克劳莱大厦的门房,还是老小姐自己的手笔。在克生街的房屋里他只添了一件摆设,就是从男爵华尔泊尔·克劳莱爵士在汉泊郡女王的克劳莱庄地上的行乐图。这是一幅石印画,从男爵本人坐在一辆镀金的马车里,驾着六匹白马经过湖边;湖上满是天鹅和小船;船里的太太小姐穿着大裙子,里面还撑着鲸骨圈,音乐家们戴着假头发,打着旗子。说实话,在拉哥尔斯看来,全世界最华美的宫殿和最高贵的世家都在这里。

事有凑巧,罗登夫妇回伦敦时,克生街上拉哥尔斯的屋子恰好空着。上校对于房子和房东都很熟悉,因为拉哥尔斯一向不断的在克劳莱家里走动,每逢克劳莱小姐请客,他就来帮忙鲍尔斯伺候客人。老头儿不但把房子租给上校,而且每逢上校请客就去替他当差;拉哥尔斯太太在底下厨房里做饭,送上去的菜肴连克劳莱老小姐都会赞赏的。这样,克劳莱一文不花的租得了房子。拉哥尔斯不但得付各种赋税和他同行总管抵押单上的利息,他自己的人寿保险费,孩子们的学杂费,一家老小的食用,而且有一段时期连克劳莱上校一家的食用也由他负担。因为这次交易,这可怜虫后来竟倾了家,他的两个孩子弄得流离失所,他自己也给关在弗利脱监狱里吃官司。原来悬空过日子的绅士也

得别人代他开销家用；克劳莱上校背了债，倒楣的拉哥尔斯倒得代他受苦。

我常想不知有多少人家给克劳莱一类有本事的家伙害得倾家荡产，甚至于渐渐堕落，干坏事——不知有多少名门贵胄欺负小商人，不惜降低了身份去哄骗穷苦的厮养，诈他们几个小钱，为几个先令也肯耍不老实的把戏。当我们在报上看见某某贵人到欧洲大陆去了，某某勋爵的房屋充公了，其中一人甚至于欠了六七百万镑的债等等，往往觉得他们亏空得有光彩，因为能够欠这么一大笔钱，也是令人佩服的事。至于可怜的理发司务给他们家的听差梳头洒粉，结果白辛苦一场；可怜的木匠因为太太请早饭需要大篷帐和特别的陈设，把自己弄得精穷；还有那给总管当差的裁缝，那倒楣鬼，受了勋爵的嘱托，倾其所有，甚至于还借了债，给他们家的佣人做号衣——这些做买卖的有谁同情呢？显赫的世家一旦倒塌下来，这些可怜虫倒楣鬼就给压在下面，死了也没人看见。从前有个传说里面打的譬喻很对：将要掉在魔鬼手掌心里的人，惯常总要送些别的灵魂先去遭殃。

罗登夫妇十分慷慨，凡是以前和克劳莱小姐交易的商人和买办有愿意给他们效劳的，统统答应照顾。好些买卖人家，尤其是比较穷苦的，巴不得接这注生意。有个洗衣的女人每星期六赶着车子从都丁来，账单也是每星期带着，那坚韧不拔的精神真可佩服。他们家吃的菜蔬是拉哥尔斯先生自己供给的。下人喝的麦酒经常到运道酒店去赊，那账单在麦酒史上简直算得上是件希罕物儿。佣人的工钱也大半欠着，这样他们当然不肯走了。说实话，克劳莱家一样账都不付。开锁的铁匠，修窗子的玻璃匠，出租马车的车行主人，赶车的车夫，供给他们羊腿的屠户，卖煤给他们烤羊腿的煤店老板，在羊腿上洒粉铺盐滴油的厨子，吃羊腿的佣人，谁都拿不到钱。据说没有收入的人往往用这种方法过好日子。

在小市镇上，这类事情少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邻居喝了多少牛奶，我们知道，他晚饭吃肉还是吃鸡吃鸭，我们也看见。克生街二百号和二百零二号的住户，有家里的佣人隔着栅栏传信，大概对于他们隔壁屋子里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好在克劳莱夫妇和他们的朋友并不认得这两家。你到二百零一里去，主人和主妇脸上总挂着笑，诚诚恳恳的欢迎你，怪亲热的跟你拉手，还请你享用丰盛的酒菜。他们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仿佛他们一年稳稳的有三四千镑进款。事实上他们虽然没有这么多现钱，享用的人力物力也确实抵得过这个数目。羊肉虽没有出钱去买，反正总有得吃；好酒虽然没有用金银去换，外

面人也不会知道。老实的罗登家里请客，喝的红酒是最上等的，菜肴上得整齐，空气也融洽，谁家比得过他呢？他的客厅并不富丽，却是小巧精致，说不出有多好看。利蓓加把里面布置得非常文雅，搁了好些巴黎带回来的小摆设。陌生人看见她无忧无虑的坐在钢琴旁边唱歌，总觉得这是美满家庭，人间乐园，做丈夫的虽然蠢些，那妻子却实在可爱，而且每逢请客，都是宾主尽欢的。

利蓓加人又聪明，口角又俏皮，喜欢油嘴滑舌的说笑话，在伦敦自有一等人捧她，立刻就成了这些人里面的尖儿。她门前常常停着一辆辆马车，行止十分掩密，里面走出来的全是大阔人。她常常在公园兜风，马车旁边挤满了有名的花花公子。她在歌剧院三层楼有个小包厢，里面总有一大堆人，而且每次不同。可是说句实话，所有的太太看她不是正经货，从来不和她打交道。

关于太太小姐堆里的风气和习惯，写书的当然只能间接听见一些。这里面的奥妙，男人不能领会理解，譬如她们晚饭以后在楼上说些什么话，先生们就无从知道，这道理是一样的。你只有不断的细心打听，才能偶然长些见识。同样的，常在帕尔莫尔街上走动，在伦敦各个俱乐部里出入的人，只要肯下功夫，对于时髦场上的情形自然也会熟悉起来。有时是亲身的经验，有时是和人打弹子或吃饭听见的闲话，都能供给你不少资料。譬如说，天下有一种像罗登·克劳莱一类的家伙（他的身份上文已经表过），在一般局外人和那些呆在公园学时髦的新手看起来，真是非常了不起，因为他竟能和最出风头的花花公子混在一起。又有一种女人，先生们都欢迎，他们的太太却瞧不起，甚至于不理睬。法爱白蕾丝太太就属于这种人，你在海德公园每天都能看见她，一头美丽的金头发梳成一卷一卷，到东到西有国内最闻名的豪华公子们簇拥着。另外还有一个洛克乌德太太，每逢她请客，时髦的报纸上便细细的登载着宴会花絮，王公大使都是她的座上客。此外还有好些别的人，可是和本文无关，不必说了。好些不知世务的老实人，喜欢学时髦的乡下佬，看见她们摆的虚场面，远远的瞧着只觉得眼红，明白底细的人，却知道这些给人羡慕的太太原来在“上流社会”是一无地位的。在涩默赛脱郡的不见世面的地主老婆，当然只能在《晨报》上读读她们请客作乐的消息，可是两下里比较起来，她们踏进“上流社会”的机会并不能比乡下女人多些。这些可怕的事实，住在伦敦的人都知道。原来这类表面上尊荣富贵的夫人们毫不留情的给圈在“上流社会”之外。凡是研究心理学——尤其是女人的心理学——的人，看见她们千方百计的想挤进去，使尽多少下流的伎俩，受尽多少侮辱委屈，准会觉得奇怪。她们不怕

艰难追求虚荣的故事，倒是写书的好题目。凡是笔下流利，文章写得俏皮，又有闲空，能够当得下这重任的大作家，不妨把这些事迹编录下来。

克劳莱太太在外国结交的几个朋友，一过了英吉利海峡，不但从来拜访她，而且在公共场所对她不瞅不睬。真奇怪，贵夫人们都不记得她了。利蓓加见她们把自己忘得这么快，自然很不高兴。有一回贝亚爱格思夫人在歌剧院的休息室里看见蓓基，立刻把女儿们叫拢来，仿佛一碰着蓓基便会玷污了她们。她退后一两步，站在女儿们前面，对她的冤家瞪着眼瞧。可惜连贝亚爱格思老太婆冷冰冰的态度和恶狠狠的眼光也还不能叫蓓基脸上下不来。特拉莫尔夫人在布鲁塞尔常常和蓓基一起坐着马车出去兜风，总有二十来次，不想到了海德公园，她明明碰见蓓基坐在敞篷车里，却像瞎了眼睛似的不认得老朋友了。连银行家的妻子白兰金索泊太太在教堂里遇见她也不打个招呼。如今蓓基按时上教堂，罗登手里拿着两大本金边圣书，跟在旁边。她态度端庄，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叫人看着感动。

起初的时候，罗登见别人瞧不起他的妻子，心里又气又闷，十分难受。他说这些混帐的女人既然不尊敬他的妻子，他打算和她们的丈夫或是兄弟一个个决斗。还算蓓基软骗硬吓，才没有让他惹出祸来。她脾气真好，说道：“你不能靠放枪把我放进上流社会里去。亲爱的，别忘了我不过是个女教师，你这可怜的傻东西名誉又不好，人家都知道你爱赌，爱欠账，还有许多说不完的毛病。将来咱们爱交多少朋友都行，可是眼前呢，你得乖乖的听着老师的话，她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你还记得吗？一起头的时候，咱们听说你姑妈把财产差不多一股脑儿都传给了毕脱夫妻俩，你多生气呀！若不是我叫你管着你那性子，整个巴黎都会知道这件事情了。然后怎么样？你准会给关进圣·贝拉齐监牢里去，因为你付不出账。到那时你还能回到伦敦来住好房子，过好日子吗？你，你这可恶的该隐^①！气得恨不得把你哥哥马上杀死。生气有什么用？你生了天大的气也不能把姑妈的钱拿过来。跟你哥哥作对没有好处，还是交个朋友有用。咱们可不能像别德一家子那么糊涂。你父亲死了以后，我跟你可以上女王的克劳莱过冬，那房子舒服得很呢。倘或咱们弄得两手空空，你还能替他们切切鸡鸭，管管马房，我就做吉恩夫人孩子们的女教师。两手空空！哼哼！我总会给你找个好饭碗，再不，毕脱和他儿子也许会死掉，咱们就

① 《圣经》中杀弟的恶人。

做罗登爵士和爵士夫人。亲爱的，一个人活着就有希望，我还打算叫你干一番事业呢。是谁替你卖了马，谁给你还了账的？”罗登只得承认这些都是妻子赏给他的恩惠，答应将来永远依照她的指示做人。

克劳莱小姐去世之后，亲戚们气势汹汹争夺的财产到了毕脱手里，别德·克劳莱原来预料可以得两万镑，结果只到手五千镑，失望气恼得发昏，只好把大侄儿毒骂一顿出气。他们两房本来一向心里不和，到那时便断绝来往了。罗登·克劳莱只拿到一百镑，而他的态度却大方得叫他哥哥诧异。他嫂子本来就对婆家的人很有好意，所以更觉得喜欢。罗登从巴黎寄给哥哥的信口气诚恳直爽，并没有表示半点不乐意。他说他早已知道由于婚姻问题失了姑妈的欢心；姑妈的狠心虽然使他失望，不过财产仍旧传给自己一支的近亲，总是好的。他诚心的向哥哥道喜，又很亲热的问候嫂子，希望她将来提携自己的太太。信尾附着蓓基自己写给毕脱的几句话。她也跟他道喜；她说克劳莱先生从前十分照顾她那样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是她永远不会忘记的。她做女教师管教了毕脱的妹妹们一场，至今关心她们的前途。她希望他婚后快乐，请他代自己向吉恩夫人致意，说是到处听见别人称扬她的好处。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带着儿子去拜望大伯和伯母，还恳求他们对于那孩子多多照应。

毕脱·克劳莱收到这封信，对弟弟弟妇这番好意很赞赏。从前克劳莱小姐也曾经收过好几封这样的信，全是利蓓加起了稿子叫罗登抄的，她可没有这样宽大。吉恩夫人看完了信，十分欢喜，以为她丈夫马上就会把姑母的遗产平分，送一半到巴黎给弟弟去花。

后来吉恩夫人很诧异，原来毕脱并不愿意送一张三万镑的支票给他弟弟，可是他很大方的回信说如果罗登回国以后需要他帮忙的话，他很愿意出力。他又向克劳莱太太表示感激她对自己和吉恩夫人的好意，侄儿将来需要照料，他当然肯尽力的。

这么一来，两兄弟差不多算是言归于好。利蓓加到伦敦的时候，毕脱夫妇不在城里。她时常特地赶着车走过派克街克劳莱小姐的房子，看他们有没有住进去，可是他们一家总不露脸，她只能在拉哥尔斯那里打听他们的动静。据说克劳莱小姐的佣人都得到丰厚的赏钱给打发掉了；毕脱先生只到伦敦来过一回，在公馆里耽搁了几天，和他律师办了些事情，把克劳莱小姐的法文小说统统都卖给邦德街上一家书铺子。蓓基急着要认新亲是有道理的。她想：“吉恩夫人来了之后，就能替我在伦敦上流社会里撑腰。哼！那些太太们发

现男人爱跟我周旋,还能不请我吗?”

在她地位上的女人,除了马车和花球之外,到处跟着伺候的女伴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些温柔的小东西往往雇着相貌丑陋的女伴,形影不离的在一起,好像她们没有同情就不能活下去,我看了非常赞赏。做伴儿的穿着褪色的旧衣裳,老是跟着好朋友坐在戏院包厢的后排或是马车的倒座上,我认为真是能够整顿风气的好榜样,譬如爱享福的埃及人一面吃喝,一面还叫当差的托着个骷髅出来兜一圈。这女伴跟骷髅一样,使人记得在名利场上混了一世不过是这样下场,倒是对于人生的一个讽刺。真奇怪,拿着漂亮的法爱白雷丝太太来说,真可以说是个钝皮老脸、久经风霜、全没心肝的女人,她的父亲甚至于为她活活气死;还有那风流放诞的孟脱拉浦太太,骑马跳栏的本领比得过英国任何男人,她在公园里亲自赶着灰色马儿兜风,她的母亲仍旧在温泉摆个小摊子过活——你总以为这么大胆的人物,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了,不想连她们都得由女伴陪着才敢露脸。原来这些热心肠的小东西没有朋友依傍着是不行的。她们在公共场所出入的时候,差不多总有女伴陪着。这些人样子寒酸,穿着染过色的绸衣服,坐在离她们不远、人家不着眼的地方。

有一晚,夜已深了,一群男人坐在蓓基客厅里的壁炉旁边烤火,炉里的火必剥必剥的响。男人们都喜欢到她家里度黄昏,她就请他们享用全伦敦最讲究的冰淇淋和咖啡。蓓基说道:“罗登,我要一只看羊狗。”

罗登正在牌桌上玩埃加脱,抬头问道:“一只什么?”

莎吴塞唐勋爵也道:“看羊狗?亲爱的克劳莱太太,你这心思好古怪。为什么不养丹麦狗呢?我看见过一条丹麦狗大得像一只长颈鹿,喝!差一点儿就能拉你的马车了。要不,就找一只波斯猎狗也好,你看怎么样?(对不起,这次该我开牌。)还有一种小哈巴狗,小得可以搁在斯丹恩勋爵的鼻烟壶里。在贝思活脱有一个人,他有一只小狗,那鼻子——我记点了,是皇帝,——那鼻子上可以挂帽子。”

罗登一本正经说道:“这一圈的牌都由我记点儿罢。”往常他只注意斗牌,除非大家谈到马和赌博,他对于别人说的话全不留心。

活泼的莎吴塞唐接下去说道:“你要看羊狗做什么?”

“我所说的看羊狗不过是比喻。”蓓基一面说,一面笑着抬头望望斯丹恩勋爵。

勋爵道：“见鬼！你是什么意思？”

利蓓加道：“有了狗，豺狼就不能近身了。我要个女伴。”

勋爵道：“亲爱的小羔羊，你多么纯洁，真需要一只看羊狗来保护你。”他伸出下巴涎着脸儿笑起来，乜斜着一双小眼睛对她一瞄，那样子难看极了。

了不起的斯丹恩侯爵站在火旁边喝咖啡。炉里的火烧得正旺，必剥必剥的响，越显得屋子里舒服。壁炉周围亮着二十来支蜡烛；墙上的蜡台各各不同，式样别致，有铜的，有瓷的，有镀金的。利蓓加坐在一张花色鲜艳的安乐椅上，蜡烛光照着她，把她的身材越发衬得好看。她穿一件娇嫩得像玫瑰花一般的粉红袍子；肩膀和胳膊白得耀眼，上面半披着一条云雾似的透明纱巾，白皮肤在下面隐隐发亮。她的头发卷成圈儿挂在颈边；一层层又松又挺的新绸裙子底下露出一只美丽的小脚，脚上穿的是最细的丝袜和最漂亮的镂空鞋。

蜡烛光把斯丹恩勋爵的秃脑袋照得发亮，脑袋上还留着一圈红头发。他的眉毛又浓又粗，底下两只滴溜骨碌的小眼睛，上面布满红丝，眼睛周围千缕万条的皱纹。他的下半张脸往外突出，张开口就看见两只雪白的暴牙。每逢他对人嬉皮扯脸一笑，那两个暴牙就直发亮，看上去很可怕。那天他刚在宫中领过宴，身上戴着勋章挂着绶带。他大人是个矮个子，宽宽的胸脯，一双罗圈腿。他对于自己的细脚踝和小脚板非常得意，又不住的抚摸自己左膝盖底下的勋章。^①

他说：“原来有了放羊的还不够照顾他的小羔羊。”

蓓基笑着答道：“放羊的太爱打牌，又老是上俱乐部去。”

勋爵道：“天哪！好个腐败的考里同！”^② 他的嘴就配衔烟斗。”

罗登在牌桌上说道：“我跟你二对三。”

高贵的侯爵喝道：“听听这梅里勃斯^③，他倒的确在尽他看羊人的本分，正在剪莎吴塞唐的羊毛呢^④。喝！这头羊倒容易上当得很。你瞧他好一身雪白的羊毛！”

利蓓加对他瞅了一眼，那表情很幽默，却又有些嘲笑的意味，说道：“勋爵，您还不是得了金羊毛勋章吗？”这话倒是真的，那时他脖子上还套着勋章，

^① 英国的嘉德勋章是箍在左腿上的。

^② 维吉尔及底渥克立斯等拉丁诗人诗里的牧羊人，现在成为牧羊人的通称。

^③ 维吉尔《牧歌》中牧羊人的名字。

^④ 骗别人的钱就说：“剪某某的羊毛”。